



北史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王盟

子勣
孫誼

獨孤信

子羅

竇熾

子榮定
兄子毅

賀蘭祥

叱列伏龜

閻慶

子毗

史寧

子雄祥

權景宣

王盟字仲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
珽魏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罷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

東川世鳳
氏唐南唐

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爲其所擁。拔陵平，後流寓中山，復以積射將軍從蕭寶寅西征。寶寅僭逆，盟遂逃匿人間。及尔朱天光入關，盟從之，隨賀拔岳禽尔侯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及周文帝平侯莫陳悅，除盟原州刺史。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大統三年，徵拜司空，轉司徒，迎文帝悼后於蠕蠕。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諱輔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長樂郡公，賜姓拓跋氏。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十一年薨，贈本官，謚曰孝定。

子勣，字醜興，性忠果，有材幹。年十七，從周文帝入關，及平秦隴，定關中。周文嘗謂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勣曰：「意欲兼被之。」周文大笑，尋拜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臥內，小心謹厚。魏文帝常曰：「王勣可謂不二心臣也。」沙苑之役，勣以都督領禁兵居左翼，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勣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周文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尚書，封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子弼襲爵。尚魏安樂公主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勣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也，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平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後進爵爲公，累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場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竝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溫和小心，敬慎宿衛，官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廢帝二年，

隋臣
除南岐州刺史賜爵安寧郡公後拜小司寇卒於官子悅嗣位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沉靜少言初爲周文帳內都督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

誼字宜君少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羣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父艱毀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武帝卽位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旣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勇赴之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亂誼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並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

須遠任皇太子卽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及隋文帝爲丞相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帝以誼爲行軍元帥討之未至而消難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洛州爲主洛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分兵討之旬月皆平帝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帝有舊亦歸心焉及隋受禪顧遇彌厚帝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議以爲戶口滋多人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人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勲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帝以爲然竟寢威議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振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帝嘉其稱旨進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

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之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鑕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有詔不問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帝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帝賜酒而釋之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同學

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詔曰誼有周之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識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與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何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聖主信用左道所在誼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乃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魏初有四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爲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爲領人酋長少雄豪有節義北州咸敬服之信美容儀善騎射正光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衛可瓌由是知名後爲葛榮

所獲信既少年自修飾服章軍中號爲獨孤郎及介朱氏破葛榮以信爲別將從征韓婁信匹馬挑戰禽賊漁陽王表賜周後以破元顥黨賜爵受德縣侯遷武衛將軍賀拔勝出鎮荊州乃表信爲大都督及勝弟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勝乃令信入關撫岳餘衆屬周文帝已統岳兵與信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信還荊州尋徵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灑澗孝武歎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從我世亂識忠良豈虛言哉進爵浮陽郡公時荊州雖陷東魏人心猶戀本朝乃以信爲衛大將軍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既至東魏刺史辛纂出戰信縱兵擊纂大敗之都督楊忠等前驅斬纂於是三荆遂定東魏又遣其將高敖曹侯景等奄至信以衆寡

不敵遂率麾下奔梁居三載梁武帝方許信還北信父母既在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答以事君無二梁武義之禮送甚厚大統三年至長安以虧損國威上書謝罪魏文帝付尚書議之七兵尚書陳郡王玄等議以爲旣經恩降請赦罪復職詔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尋拜領軍將軍仍從復弘農破沙苑改封河內郡公俘虜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爲大都督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潁豫襄廣陳留之地竝款附四年東魏將侯景等圍洛陽信據金墉城隨方拒守旬有餘日及周文帝至灑東景等退走信與李遠爲右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陽六年侯景寇荊州周文令信與李弼出武關景退卽以信爲大使慰撫三荆尋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友人有寃訟歷年不能斷決及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

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
爲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企定舉兵反詔信討之企定尋
爲其部下所殺而企定子弟仍收其餘衆信乃勒兵向萬年頓三
交谷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稠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望風
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竝出降加授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
軍不利信與于謹帥散卒自後擊之齊神武追騎驚擾諸軍因此
得全及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周文令信率開府怡峯
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
襲其西南達明克之禽仲和虜其六千戶送于長安拜大司馬十
三年大軍南討時以蠕蠕爲寇令信移鎮河陽十四年進位柱國
大將軍錄前後功贈封聽回授諸子於是第二子善封魏寧縣公
第三子穆必要縣侯第四子藏義寧縣侯邑各一千戶第五子順

武成縣侯第六子隋建忠縣伯邑各五百戶信在隴右歲久啟求
還朝周文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行服信
陳哀苦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追封信母
費連氏常山郡君十六年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馬周孝閔帝
踐阼遷大宗伯進封衛國公邑萬戶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官
無幾晉公護又欲殺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過逼令自盡
於家時年五十五信美風度雅有奇謀大略周文初啟霸業唯有
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旣爲百姓所懷聲震隣國東
魏將侯景之南奔梁也魏收又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
氏乃云無關西之憂欲以委梁人也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
馬入城其帽微側詔且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
隣境及士庶所重如此子羅先在東魏乃以次子善爲嗣及齊平

羅至而善卒，又以羅主嗣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爲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隋文帝踐極，乃下詔褒贈信太師，上柱國，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謚曰景。追贈信父庫者，使持節太尉，上柱國，六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謚曰恭。信母費連氏，贈太尉趙恭公夫人。

羅字羅仁，父信，隨魏孝武入關中，羅遂爲高氏所囚。及信爲宇文護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故哀之，爲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穠藏，順隋整，崔氏生隋獻皇后。及齊亡，隋文帝爲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求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

疾去官，歸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不以師禮事之。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文帝爲丞相，拜羅儀同，常置左右。旣受禪，詔追贈羅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號不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爲河內郡公，穆爲金泉縣公，藏爲武平縣公，隋爲武喜縣公，整爲千牛備身，擢拜羅爲左領將軍，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出爲涼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位，河陽都尉，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爲河陽都尉，庶長子開遠，字文化，及之弒逆也。裴虔通率賊入城，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爲千牛，與獨孤盛力戰閣下，爲賊所執，賊義而捨之。

善字伏施，幼聰慧，善騎射，以父母勲，封魏寧縣公。魏廢帝元年，又

以父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長城郡公周
孝閔帝踐阼除河州刺史以父負豐父廢於家保定三年乃授龍
州刺史天和六年襲爵河內郡公從帝東討以功授上開府尋除
兗州刺史政在簡惠百姓安之卒於州贈使持節柱國五州諸軍
事定州刺史子覽嗣位右候衛大將軍大業末卒

隋文帝受禪拜上開府領左右將軍累轉延州刺史隋性左道
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上微聞
而不信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
疾上以隋后之異母弟隋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隋所為陰令
其兄左監門郎將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隋隋言無有上不
說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頌納言蘇威大理正皇

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案之隋婢徐阿尼言本從隋母家來常
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
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隋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隋因
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
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隋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
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
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
來無任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
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祆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犢車
載隋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隋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隋
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猫鬼所殺者上
以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隋未幾而卒煬帝

卽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贈銀青光祿大夫二子延福延壽隋弟整位幽州刺史大業初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後漢大鴻臚章之後也章子統靈帝時爲雁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爲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代賜姓紇豆陵武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略平遠將軍以熾著勲贈少保柱國大將軍建昌公熾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祈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乃隨略避地定州投葛榮榮欲官略略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略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善隨軍及余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并州時葛榮別帥韓婁等據薊城不下以熾爲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

仲遠

將軍魏孝武卽位蠕蠕等諸蕃竝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尋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余朱仲遠奔梁時梁主又遣元樹入寇據譙城子鵠令熾擊破之封行唐縣子尋進爵上洛縣伯時帝與齊神武構隙以熾有威重堪處爪牙任拜閭內大都督遷朱衣直閣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十匹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駑馬十匹大統元年別封真定縣公從周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爲敵人追至芒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竝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應弦而倒

敵乃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爲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又從太保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高仲密以北豫州來赴熾從周文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芒山爲陣周文命留輜重於灑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虜其步卒熾獨追至石濟而還大統十三年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爲涇州刺史莅職數年政號清靜改封安武縣公魏廢帝元年除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蠕蠕寇廣武熾與柱國趙貴分路討之蠕蠕引退熾度河至趨伏川追及大破之武成二年拜柱國大將軍周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欲獨爲造第熾辭以天下

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周明不許尋而帝崩事方得寢保定元年進封鄧國公邑一萬戶別食資陽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天和五年自大宗伯爲宜州刺史先是周文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射走兎熾一日獲十七頭護十一頭護恥不及因以爲嫌至是熾又以周武年長有勸護歸政之議護惡之故左遷焉及護誅徵拜太傅熾既朝之元老名望素隆至於軍國大謀嘗與參議嘗有疾周武帝幸其第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于櫓首啟戎行得一覩誅剪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進位上柱國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周宣營建東京以

熾爲京洛營作大監宮苑制度皆取決焉大象初改食樂陵縣邑戶如舊隋文帝入輔政停洛陽宮作熾請入朝屬尉遲迥舉兵熾乃移入金墉與洛州刺史平涼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權行洛陽鎮事相州平熾方入朝屬文帝初爲相國百寮皆勸進自以累世受恩遂不肯署牋時人皆高其節及帝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開皇四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八贈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恭熾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聞及其望位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遂爲當時盛族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威最知名恭位至大將軍從周武平齊封贊國公除西兗州總管以罪賜死熾兄善以中軍大都督南城公從魏孝武西遷仕至太僕衛尉卿汾北華瀛三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謚曰忠子榮定嗣榮定沉深有器局容貌魁偉美鬚髯便弓馬初爲魏文帝千牛備

隋臣

身周文帝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後從周文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擊却齊師以功拜上儀同尋復以軍功進位開府襲爵永富縣公除忠州刺史從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依飛中大夫其妻則隋文帝長姊安成長公主也文帝少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帝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帝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內兩廂仗衛常宿禁中遇尉遲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拜榮定爲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及受禪來朝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十戶遣之坐事除名公主曰天子姊乃作田舍兒妻上不得已尋拜右武侯大將軍上數幸其策恩賜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歷位寧州刺史右武侯大將軍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爲

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土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復封子憲爲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帝欲以爲三公榮定上書固辭陳畏懼之道帝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卒帝爲之廢朝令率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絹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欲賜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後恩遇彌厚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位定州刺史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卽位漢王諒反以爲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慶亦有姿容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位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末爲南郡太守爲盜賊

所害慶弟璉亦工草隸頗解鍾律歷位潁川南郡扶風太守熾兄子毅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著勲追贈大將軍冀州刺史毅深沉有器度事親以孝聞魏孝武初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狗主之志從孝武西遷封奉高縣子從禽寶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安武縣公恭帝元年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安縣公出爲幽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神武郡公保定三年拜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突厥以爲外援突厥已許納女於周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婚狄人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荐等累使結之往返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勲戚素以威重乃令爲使及毅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貳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之別封成都縣公進位柱國

歷同州刺史蒲金二州總管加上柱國入爲大司馬隋開皇初拜定州總管累居藩鎮咸得人積二年薨於州贈襄郢等六州刺史謚曰肅毅性溫和每以謹慎自守又尚周文帝第五女襄陽公主特爲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內未嘗有矜恃之容時人以此稱焉子賢嗣賢字託賢志業通敏少知名宣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開皇中襲爵陳武公除遷州刺史毅第二女即大唐太穆皇后武德元年詔贈毅司空使持節總管荆郢等十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杞國公又追贈賢子紹宣秦州刺史并襲賢爵紹宣無子仍以紹宣兄子德藏嗣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乞伏者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名爲鄉閭所重尚文帝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傅柱國常山郡公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爲周文帝所愛雖在戎旅常博

延儒生教以書傳周文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解褐奉朝請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居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儒又攻回洛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大統九年從周文與東魏戰於芒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荆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荆州事雖未朞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人襁負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墓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爲政邪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境內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周文密親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旣與梁通好行

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風素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周文後聞之竝以賜祥十六年拜大將軍周文以涇渭漑灌之處渠堰廢毀乃令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旣畢人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爲同州仍以祥爲刺史尋拜尚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閔帝祥有力焉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郡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與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薨贈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景有七子敬讓瓌師寬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龍縣侯後襲

爵涼國公位柱國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鄭州刺史河東郡公瓌開府儀同三司宣揚郡公建德五年從於并州戰歿贈上儀同大將軍追封清都公師尚明帝女位上儀同大將軍幽州刺史博陵郡公寬開府儀同大將軍武始公入隋歷汴鄭二州刺史竝著政績祥弟隆大將軍襄樂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叱列伏龜字摩頭陁代郡西部人也其先爲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爲第一領人酋長至龜五世龜容貌瓌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人酋長魏孝昌三年以別將從長孫承業西征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從遷洛授都督遂爲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周文帝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自此常從征討亟有戰功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卒子椿嗣椿

字千年明帝時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

閻慶字仁度河陰人也曾祖善任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雲州之盛樂郡祖提持節車騎大將軍敦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略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瓌作亂攻圍盛樂進率眾拒守以功拜盛樂郡守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隨父固守盛樂頗有力焉拜別將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將有篡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稍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以功進爵為伯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獲勲勞累遷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周孝閔帝踐阼

出為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太安郡公入為小司空歷雲寧二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百姓悅之天和五年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帝以此重之詔慶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事優詔許焉慶既衰老恒嬰沉痾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恒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千段鑿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鑿藥之費開皇二年薨年七十七贈司空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謚曰成長子常先慶卒次子毗嗣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草隸尤善為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

清都公主宣帝卽位拜儀同三司隋文帝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瑯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熲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尚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二歲放免煬帝嗣位盛修軍器以毗性巧練習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

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義兼六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塲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涿郡以通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流矢中所乘馬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

帝班師從至高陽郡卒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史寧字永和建康袁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爲臨松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寧鎮因家焉父遵初爲征虜府鎧曹參軍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屠陷遵遂率鄉里奔恒州其後恒州爲賊所敗遵後歸洛陽拜樓煩郡守及寧著勲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謚曰貞寧少以軍功累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寧以本官爲勝軍司隨勝部會荆蠻騷動三鷄路絕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尋除南郢州刺史及勝爲大行臺表寧爲大都督攻梁下澁戍破之封武平縣伯又攻拔梁齊興鎮等九城未及論功屬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寇荊州寧隨勝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橙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是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

本朝傾覆不能北面事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爲之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寧密圖歸計寧曰朱异旣爲梁主所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寧乃見异申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之意辭氣雅至异亦嗟挹爲奏梁主果許勝等歸大統二年自梁歸進爵爲侯父之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人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胡梨苟爲東義州刺史寧僅得入州梨苟亦至寧逆擊破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旣隣接疆場百姓流移寧留心撫慰咸來復業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獨孤信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爲陳禍福城中吏人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尅之後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十六年宕昌叛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

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詔寧率軍與宇文貴豆盧寧等討之寧別擊獠甘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立柵守險寧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玉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遂進軍大破之生獲獠甘狗而斬之并執鞏廉玉送闕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師還召寧率所部鎮河陽寧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鎮之後邊人竝思慕之魏廢帝元年復除梁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初蠕蠕與劼和親後更離叛尋爲突厥所破殺其王阿那瓌部落逃逸者仍奉瓌之子孫抄掠河右寧率兵邀擊獲瓌子孫二人并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數萬人進爵安政郡公二年吐谷渾通使於齊寧擊破之就拜大將軍寧後遣使詣周文帝請事周文卽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

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周文命寧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谷渾已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卽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渾娑周王率衆逆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樹敦是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僞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渾賀羅拔王依險爲柵欲塞寧路寧攻破之木汗亦破賀真虜渾主妻子大獲珍物寧還軍於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歎其勇決并遺所乘良馬令寧於帳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

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寧奴婢一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寧及還州尋被徵入朝屬周文帝崩寧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哀并告行師尅捷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出爲荊州刺史荆襄浙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寧有謀畫識兵權臨敵指擣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及在荊州頗自奢縱貪濁不修法度嘗出有人訴州佐屈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是有事者不敢復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州謚曰烈子雄嗣

雄字世武少勇敢膂力過人便弓馬有筭略年十四從寧於牽屯山奉迎周文帝仍從校獵弓無虛發周文歎異之尋尚周文女永富公主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駕部中大夫司馭中大夫從柱國枹罕公辛威鎮金城遂卒於軍時年二十四

隋臣
雄弟祥

祥字世休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隋文帝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在州頗有惠政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世積出九江道破陳師進拔江州文帝大悅下詔慰勉之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刺史遷蘄州總管徵拜左領軍將軍復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破突厥於靈武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論舊行兵時事申以恩旨祥爲書陳謝太子甚親遇之及卽帝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母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而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

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綦良棄軍走其衆大潰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絲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常賜祥詩曰伯夷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口詎知今早樹勁草質父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公竭誠奮勇一舉而尅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從征吐谷渾祥出玉門道擊虜破之進位右光祿大夫拜右驍騎大將軍及征遼東出蹋頓道不利由是除名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子義隆永年令祥弟雲字世高亦以父勲賜爵武平縣公歷位司職

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萊州刺史雲弟威字世儀亦以父勲賜爵武當縣公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也父曇騰魏隴西郡守贈秦州刺史景宣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歎異之年十七魏行臺蕭寶寅見而奇之表爲輕車將軍及寶寅敗景宣歸鄉里周文帝平隴右擢爲行臺郎中孝武西遷授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轉祠部郎中景宣曉兵權有智略從周文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督課糧儲軍以周濟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採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衆少拔還屬城悉叛道路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退從騎略盡景宣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人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僞作周文書招募得

五百餘人保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得西道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拔孔城洛陽以南尋亦來附周文卽留景宣守張白塲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軌入洛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左丞進屯宜陽攻襄陽拔之獲郡守王洪顯周文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除南陽郡守郡隣敵境舊制發人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而姦宄猶作景宣至竝除之唯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人得肄業焉百姓稱之立碑頌德周文特賞粟帛以旌其能遷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經略應接旣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

千人隨機奮擊貴平乃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穎川陷後周文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絕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獲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仍留鎮荊州委以錫南之事初梁岳陽王蕭詧將以襄陽歸朝仍勒兵攻梁元帝於江陵詧叛將杜岸乘虛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詧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寮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安陸隨郡父之隨州城人吳士英殺刺史黃道玉因聚爲寇景宣以英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迺與英書僞稱道玉凶暴歸功英等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獲其黨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治於是應禮安隨竝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迺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史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

軍事進爵爲伯唐州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至齊兵大爲人害
景宣又破之獲魯嘉以其地爲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
遠初款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虜其家口及部衆洪遠脫
身走免自是酋帥懾服無敢叛者燕公于謹征江陵景宣別破梁
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湏水又遣別帥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
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遺書喻以禍
福琳遂遣長史席壑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周孝閔帝踐阼徵爲司
憲中大夫尋除基都硤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大將軍
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略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
刺史蕭世怡竝以城降景宣以開府謝徹守永州開府郭彥守豫
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歸諸京師尋而洛陽不守乃棄二
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破之還次霸上

晉公護親迎勞之天和初授荊州刺史總管十七州諸軍事進爵
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敕景宣統水軍
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縱
恣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
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戰艦器仗略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
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
卒贈河渭鄆三州刺史謚曰恭子如璋嗣位至開府膠州刺史如
璋弟仕玠儀同大將軍廣川縣侯

如致

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而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
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詎文武奇木以剛正見忌有隋受命
鬱爲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終之克鮮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
信著遐方光昭隣國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

竇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毅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竝以國華人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祿位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龜閭慶等雖階緣戚屬各以功名自終而毗制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寧權景宣竝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尅敵之功布政莅人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惜矣楊諒于紀祥獨尅之效亦足稱云爾

北史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終

西川中鳳圖
氏關回開

北史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王羆

孫長述

王思政

尉遲迴

弟綱 綱子連

王軌

樂運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爲州郡著姓羆質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羆爲長史執政者恐羆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碓石亮爲都督南討復啓羆爲長史帶銳軍朝廷以亮頻舉羆故當可用及尅碓石羆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氏羗反叛乃拜羆冠軍將

西川中鳳圖
氏關回開

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
奉祿優厚何爲致辭罷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
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
辭耳後以軍功封定陽子除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
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罷鐵券云城
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罷乃煮粥與將士均令食之每出戰
常不擐甲冑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
使箭中王罷額不爾王罷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
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元顥入洛以罷爲左軍大都督顥敗莊
帝以罷受顥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刺史時南秦數叛以罷行
南秦州事罷至州召其魁帥爲腹心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
曰汝黨皆死盡何用活爲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又

宵
罷行秦州事尋遷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周文帝徵兵爲勤王之
舉罷請前驅効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潼關人懷
危懼罷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
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霄濟襲
罷罷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罷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
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罷當道臥貉子那
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
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人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
遞相告多被笞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罷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
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神武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衝要
遣使勞罷令加守備及神武至城下謂罷曰何不早降罷乃大呼

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後移鎮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

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客與羆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鞞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羆舉動率情不爲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後見思卒于官贈太尉都督相糞等十州刺史謚曰忠羆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伏其清潔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閣將軍先羆卒孫述

述字長述少孤爲祖羆所養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周文帝見而竒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解褐員外郎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羆薨居喪過禮有詔褒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除中書舍人修起居

注改封龍門郡公周受禪拜賓部下大夫累遷廣州刺史甚有威
惠朝議嘉之就拜太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隋文帝
為丞相授信州總管位上將軍王謙作亂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
其使上書又陳取謙策上大悅前後賜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討
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獻平陳計脩營戰艦為上流之師上善
其能頻加賞勞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而卒上甚傷惜
之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謨弟軌大業末郡守少子
文楷起部郎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冠冕遂絕
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
醜奴宿勤明遠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啓與隨
軍所有謀議並與參詳時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為賓客遇之

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定策攻封祁縣侯為武衛將軍俄而
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
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
中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疆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若聞
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二年脩復舊
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
公拜光祿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之後思政雖被
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帝曾在同州與郡公宴集
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擣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
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群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
至思政乃斂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
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已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盧若

此六奇陰管
一夫奮迅
鬼神奔赴
此又非妄也

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卽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携蒲拊髀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旣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卽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成臯未至而班師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臥慰勉將

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是脩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荊州刺史境內里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脩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周文命舉代人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卽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卽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遣大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先是周文遣帥都督賀蘭

願德助景扞禦景既有異圖因厚撫願德等異爲已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授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岳又築土山以臨城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頽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脩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末珍意以爲閑共乘樓船

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禽末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末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岳旣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剄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通直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

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遂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貨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爲都官尚書儀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沈毅有度量後爲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爵爲公揆弟邗封西安縣侯刊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迴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爲鄜州刺史武成末除匠師中大夫轉載師保定二年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

尉遲迴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號尉遲部因而氏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迴及綱迴年七歲綱年六歲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耳各勉之武成初追贈柱國大將軍太傅長樂郡公謚曰定迴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西都侯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魏安郡公十五年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迴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周文以此深委仗焉十六年

萬保
仍有侯景陵
書必誤

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時鎮江陵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眾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移書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群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迴以爲紀旣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周文以爲然謂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於是令迴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侯呂陵始叱奴興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取進壽開平林舊道迴前軍臨劔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水先已遣使詣闕密送誠款然恐其下不從猶據潼水先管拒守迴遣元珍侯呂陵始等襲之乾運還保潼川珍等遂圍之乾運降至潼川大饗將士度涪江至青溪登南原勒兵講武脩繕約束閱器械自開府以下賞金帛各有差時夏中連雨山路嶮峻將士疲病者十二三迴親自勞問加以湯藥引之而西紀益州刺

史蕭撝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遣前南梁州刺史史欣景幽州刺史趙拔扈等爲撝外援迴分遣元珍乙弗亞等擊破之拔扈等遁走欣景遂降撝被圍五旬頻戰爲迴所破遣使乞降許之撝乃與紀子宜都王圓肅率其文武詣軍門請見迴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以迴爲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三年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諸軍事以平蜀功封一子安固郡公自劔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略未附人夷懷而歸之性至孝色養不忘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迴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爲之和顏進食以寧迴心周文知其至性徵迴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迴袞冕之

服蜀人思之爲立碑頌德六官初建拜小宗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以迴有平蜀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改封寧蜀公遷大司馬尋以本官鎮隴右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邑萬戶除秦州總管秦渭等十四州諸軍事隴右大都督保定二年拜大司馬及晉公護東伐迴帥師攻洛陽齊王憲等軍於芒山齊衆度河諸軍驚散迴率麾下反行却敵於是諸將遂得全師而還遷太保太傅建德初拜太師尋加上柱國宣帝卽位以迴爲大右軍轉大前疑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迴位望宿重懼爲異圖乃令迴子魏安郡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迴尋以鄖國公韋孝寬代迴爲總管迴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迴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迴聞之殺昶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而令之於

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于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迴又奉以號令迴弟子大將軍成平郡公勤時爲青州總管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走迴迴所管相衛黎毛洛貝趙莫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國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迴徐州總管司錄席毗與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兗州及徐州之蘭陵郡亦以應迴宋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迴迴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迴卽以韋孝寬爲元帥陰羅雲監諸軍邴國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延壽公于仲文等皆爲行軍總管迴遣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遜迴又遣

西道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上儀同赫連士猷攻晉州卽據小鄉城紇豆陵惠襲陷定州之鉅鹿郡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上開府莒府刺史烏丸尼開府尉遲儁率膠光青齊莒兗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陷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大將軍東南道行臺席毗衆號八萬軍於藩城攻陷昌慮下邑豐縣李惠自申州攻永州焚之而還宇文胄軍於洛口開府梁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少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迴與其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到迴舊集軍旅雖老猶被甲臨

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迴衆大敗遂入鄴城迴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婁子幹以其屬先登迴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祐等東走青州未至開府郭衍追及之並爲衍所獲隋文帝以勤初有誠款特釋之李惠先是自縛歸罪隋文帝復其官爵迴末年衰羸感於後妻王氏而諸子多不睦及起兵以開府小御正崔達等爲長史自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等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綱紀不能匡救迴自起兵至於敗凡經六十八日焉子寬大將軍長樂郡公先迴卒寬兄誼開府資中郡公寬弟順以迴平蜀功授開府安固郡公後以女爲宣帝皇后拜上柱國封胙國公順弟惇軍正下大夫魏安郡公惇弟祐西都郡公皆被誅而誼等諸子以年幼並獲全武德中迴從孫庫

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迴忠於周室有詔許焉仍贈綰百匹迴弟綱

綱字婆羅少孤與兄迴依託舅氏周文帝西討關隴迴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于晉陽後方入關從周文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臥內以軍功封廣宗縣伯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周文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周文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文帝方得乘馬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郡公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及魏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備俄而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衛事綱兄迴伐蜀從周文送之於城西見一走鬼周文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鬼必當破蜀俄而綱獲鬼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嘗從周文北狩雲陽見五鹿俱走綱獲

其二每從遊宴周文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周孝閔帝踐祚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晉公護廢帝明帝卽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戶除涇州總管歷位少傅大司空陝州總管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大軍還綱復歸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及錢穀等增邑以褒賞之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功封一子縣公四年薨于京師贈太保謚曰武弟二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柱國人隋歷鴻臚卿左衛大將軍安兄

運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勳封安喜縣侯周明帝立以預定策勳進爵周城縣公歷位隴州刺史再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運旣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進爵廣業郡公轉右司

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數有罪失武帝於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前運爲右宮正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旣不得入乃縱火運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夜微運官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爲同州刺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帝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帝崩於雲陽宮祕未發喪運總侍衛兵還京師宣帝卽位授上

國運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納反疎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武帝親待軌屢言帝失於武帝帝謂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尋而得出爲秦州總管至州猶懼不免遂以憂薨於州贈大後丞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忠子靖嗣運弟勤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迴勤弟敬尚明帝女河南公主位儀同三司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頗有戰功周文帝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性質直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卽位累遷內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軌贊成其謀建德初轉內史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軍國之政皆參預焉從平

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鄴國公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
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
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
潛於清水入灌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
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與乘決水以得
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並碍於車輪不復得過軌
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
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竝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進位
柱國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
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竝從軍
中進趣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官尹鄭譯王端並得幸於宣
帝宣帝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
大怒乃撻宣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
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
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
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
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爲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
子養德春官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旣退軌謂弼曰
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
之儲副豈易爲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
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
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因內宴上壽又捋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
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
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卽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及於

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州控帶淮南隣接疆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與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年十五而江陵滅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柱國府記室

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武帝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武帝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武帝常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羣宰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官官以匡弼之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卽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候天下畢至今葬期旣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旣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

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
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
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
災肆赦此爲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
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
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
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
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視詣朝堂陳
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理天下大尊比來
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况大尊未爲聖主而可
專恣已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
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

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
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
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壅滯大尊比來一人後宮數日
不出所須奏聞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
徵請準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淫刑酷罰
非致安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人無適從
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卽遣改更散前制政令不定乃至
於此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
沒此則大逆之罪與杖十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
散尚或不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請遵輕典並依大律則億
兆之人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斲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
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踰年而處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

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人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庶從役祇為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科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科謬便道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替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戒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縣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解兆庶之慍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此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諫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甚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獲賞又皆相賀以為幸免獸口內史鄭譯常以私事請託運不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為丞相譯為長史遂左遷運為廣州滄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竝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為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論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至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

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
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
風亦足奮於百世矣尉遲迴地則舅甥職惟台袞沐恩累葉荷眷
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
鼎業將遷尤服移心三靈改上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
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剛運積宣王室
一蓋有不待爵祿而貴不因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
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
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志惟無
諱極議於骨肉之間竟遇淫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人或以爲其
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已之節其有古之遺直

之風乎

北史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終 和 塔 影 庵 記

西川屯田使 氏書

己卯六月九日積日之後水漲生風如山中涼

三月

北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周惠達

馮景

蘇綽

子威 從兄亮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歷樂鄉平舒成平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齊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下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何為故入獸口惠達曰蕭王必為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

西川屯田使 氏書

縫遂用惠達爲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寅旣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
寶寅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
賀拔岳爲關中大行臺惠達爲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達
遁入漢陽之麥積嗟悅平歸於周文帝文帝復以爲府司馬便委
任焉周文帝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
馬封文安縣子周文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時旣承喪亂庶事
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爲朝
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爲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周
文與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芒山失律
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
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
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
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
拔良士以此皆敬而附之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
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爲伏與令景少與周惠達友俱
以客從蕭寶寅寶寅後爲尚書右僕射引景領尚書都令史正光
中寶寅爲關西大行臺景又爲行臺都令史及寶寅敗還長安或
議歸罪闕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
遂反及寶寅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事賀
拔岳爲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有
喜色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卽與景歃血託岳爲兄弟景還以狀
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熟
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

景叡及酋渠爲盟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嫌使景啓
孝武帝帝甚悅又爲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後侯莫陳悅平周文
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後以
迎孝武功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
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
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周帝
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
文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
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
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
惠達入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

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公卿
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
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
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
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
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
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
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
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
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遂併力拒竇泰擒
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
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

此皆後代腐
爛章奏脚本
以此為子法
有撥大誥一
事令人嘔
噁

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
施行之其一先脩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
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
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
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
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
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
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
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
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
以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
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

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
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
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
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
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
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
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
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敦和之俗
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
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
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

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疊疊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際。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

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枝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傳說是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

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璋之林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

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况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

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

思 善

科而慕其上善如下條則刑所不赦各當深恩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

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税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管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儉

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秦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

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
祖誕敷文德襲惟孝武不實其舊自將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
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
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人瘼惟彼哲王
示我通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又上帝降鑒獻聖植元后以又之
時惟元后弗克獨又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
辟之命官惟以卹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
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皇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
臣克艱厥臣政乃又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
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
何弗繹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桂國惟四海之
不造載繇二紀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

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譽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
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於九正若伊
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
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
職尉惟司徒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
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
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
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
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不勝其
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人之不率於孝慈則骨
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
爲上在寬寬則人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

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宮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未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于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訾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秦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未聞惟帝念功將及叔世逖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取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已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慈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

遺

獲悼平...
事可親獨大
性之效聲
可歎不足影
響周室直是
新弄之優五
若此誰必也
可歎

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
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
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
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
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
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周文與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周
文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
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
因舉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為
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文
帝廟庭子威嗣

陽縣公仕郡功曹入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公主妻
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為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
山寺以諷讀為娛未幾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
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
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
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
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隋文帝為丞相高頴屢言其
賢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内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
田里高頴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受太子
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威襲焉俄兼納言威上表陳讓優詔不
許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召威及高頴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
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年朕憂懣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嶮處

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險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稱爲重旣而嘆曰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帝爲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歲餘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心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

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葦運數年天下稱平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人饒帝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書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敕勉諭殷勤未幾起令視事因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頴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人訟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

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生鬻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邪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爲患復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曲

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按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幸仁壽宮以威總留事及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煬帝嗣位上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頴賀若弼之誅也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修羽儀召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右光祿大夫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

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尋進封房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邪威曰麤疎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姓思亂以此微欲諷帝帝竟不悟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其孫尚輦直長儼副威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二人俱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逾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后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_其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莫與爲比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去車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

典選濫授人官，怯畏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曾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字文化，及弒逆，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太宗平世，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

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時年八十二。威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尅捷。由是遂致敗亂，爲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

罪免居數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
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
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
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
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
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
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
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其後延和弘化等數郡盜賊屯
結詔夔巡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鎮城東南為弩樓車箱獸圈
一夕而就帝見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會丁母
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

勇

討之受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太統初拜鎮
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後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
當官強濟特為周文帝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師自非鄉望允當
衆心者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
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為本邑以
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為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推 雅

亮字景順綽從兄也祖雅字天祐位中書侍郎玉門郡守父祐泰
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等皆著名西土一
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內常景景深器之而謂人
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夤引為參軍寶
夤遷大將軍仍為之椽寶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

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寅作亂以亮爲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寅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承業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賀拔岳爲關西行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魏孝武西遷遷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帝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祕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滅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黃門侍郎

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寅西討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寅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寅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卽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旣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

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主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寅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寅素重之知必不爲已用遂聽還武功寶寅後果敗孝莊帝卽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寅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寅周旋契濶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初爲本州主簿稍遷別

甚

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周文帝爲丞相引爲府屬甚見親待出爲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寅遂契濶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斯固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斷雕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子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與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

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北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終

魏川中鳳園 氏唐應廟甫

北史卷六十四

魏川中鳳園 氏唐應廟甫

列傳第五十二

韋孝寬 兄夔 夔子世康

韋瑱 子師

柳蚪 弟檜 慶子機 機子述 機弟弘旦 肅 從子蹇之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姓祖直善

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為大行臺右丞加輔

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氏賊數

為抄竊旭隨機招撫並即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

惠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寅作亂關右乃詣闕請

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

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為大都督出鎮潼關引

孝寬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尋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爲連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城周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尅潼關卽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郡守復與宇文貴怡峰應接潁川義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本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諭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

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恒及琛等峭澗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

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竝崩壞孝寬又隨崩處堅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

若有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殛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

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並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度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

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卽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墜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旣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嶠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齊

人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若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烟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無辜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榭樹不扶自豎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車彼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

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讐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出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善忠良闔境熬然

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權枯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咎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以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

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尅其西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象九年除徐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邨公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竝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文立以數百騎

襲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少以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鑿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竝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

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竝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旣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於游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梃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

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總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京兆尹帝常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鑒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五年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敵遂於并州戰歿時年二十九贈上大將軍追封河南郡公謚曰貞六年重贈柱國五州刺史子國成嗣後襲孝寬爵鄖國公隋文帝追錄孝寬舊勲開皇初詔國成食封三千戶收其租賦

壽字世齡以貴公子早有令譽位京兆尹武帝親征齊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隋文帝為丞相以其父平尉遲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文帝受禪歷位恒尾二州刺史頗有能名以疾徵還卒于家謚曰定仁壽中文帝為晉王廣納其女為妃其子保巒嗣壽弟霽位太常少卿安邑縣伯霽弟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孝寬兄愛

寬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寬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寬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寬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穎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

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夏荅帝詩願。時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夏至宅訪以政事。夏仰視其堂，徐而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夏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夏，談諠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夏至賓館，夏不時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與夏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城，唯取一匹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延州總管，夏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夏，夏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

雖一時富貴
亦之寶具也

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夏辨其優劣。夏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遺夏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夏對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竝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夏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夏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夏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制述，咸削其藁。故文筆多竝不存。建德中，夏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籟

條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歛
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
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
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竝不得爲
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
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弔祭賻贈有加其
喪制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于世康

世康幼而沈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爲直寢封漢
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仕周歷位典祠下大
夫汚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
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悅入爲戶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
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之亂隋文帝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

隋位

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
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
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莅
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
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闍更
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
有疾便辭况孃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
世文竝從武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
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
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
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慾不慕勢貴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
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進爵上庸郡公轉吏部尚書選

用平允請託不行以母憂去職固辭乞終私制上不許開皇七年
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遷信
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
爲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
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
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疎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
拜陳讓願乞骸骨上曰異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
筋力衰謝猶屈公臥臨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荆
并楊益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竝親王臨統唯荊州與於世康時
論以此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卒於州聞而痛惜贈大將
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塗不
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位司隸別駕次

續
清臣

子福嗣位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衛玄戰敗於北城
爲玄感所獲命爲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車裂
於高陽少子福漿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直寢上士
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隋文帝爲丞相從季父孝寬
擊尉遲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襄陽郡公時突厥寇邊皇太子
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拜江陵總管俄拜
安州總管伐陳之役爲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略定九江
遂進圖嶺南上與書慰勉之洸至廣州嶺表皆降之上聞而大悅
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
仲宣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流矢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
敬子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位秘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上命協

齊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泰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洗弟瓘字世恭御正下大夫儀同三司行隨州刺史

瓘弟藝字世文周武帝時以軍功位上儀同賜爵脩武縣侯授左旅下大夫出爲魏郡太守及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陰圖不軌朝廷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艱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密覘愛藝因投孝寬卽從孝寬擊迥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文帝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拜齊州刺史爲政通簡士庶懷惠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蒲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脩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爲清論所譏卒官謚曰懷藝弟冲字世冲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從大將軍元定

度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拜汾州刺史隋文帝踐祚徵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冲問之冲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竝赴長城上降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旣至南寧渠帥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崑性方正按冲無所寬貸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崑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

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後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竝聚衆爲亂冲率兵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遷管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撫鞞羯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霄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擊走之及文帝爲豫章王暕納冲女爲妃徵拜戶部尚書卒官少子挺知名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弘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爲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累遷諫議大夫周文帝爲丞相封長安縣男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爲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戰河橋進爵爲子大統八年齊神

武侵汾絳瑱從周文禦之軍還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渾城主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三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人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明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歧宜二州刺史謚曰惠又追封爲公詔其子峻襲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子德政隋大業中給事郎峻弟師

師字公穎少沈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象字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

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齊平詔師安撫山東徙為賓部大夫隋文帝受禪受吏部侍郎賜爵并陘侯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奉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廣為雍州刺史存望策以司空揚雄尚書左僕射高熲竝為州都督引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等於臥內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為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為清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政名卒官謚曰定師宗人謨仕周位內史大夫隋文帝初以定策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柳蚪字仲盤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為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率人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緝宋州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蚪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竝車服華盛唯蚪不事容飾徧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蚪秀才兗州刺史馮雋引蚪為府主簿既而樊子鵠為吏部尚書其兄義為揚州刺史乃以蚪為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竝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蚪在陽城裴諏在潁

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諷爲北府屬竝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諷南府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周文帝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鑿藥周文許焉又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蚪爲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周文被留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爲鑒誠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恣當時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之人密書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

蓋

經

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舊丞不參史事自蚪爲丞始令監掌焉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蚪又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蚪弟檜檜字季華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

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周
文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鄯州八年拜涅河郡守仍典軍
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
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
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
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
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
蚪爲秘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哀
貶人倫弟則管轄郡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
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周文謂檜曰卿
昔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
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卽除

魏興華陽二郡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
曰常聞枹府君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旣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
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
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爲賊
所獲旣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
大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卽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
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
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
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

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爲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誠父檜
在華陽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仇之志武帝時衆
寶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

帝特原之後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隋文帝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所奏事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鎮隴右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子贊嗣檣弟懿好學善屬文卒於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子帶韋字孝孫深沈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爲參軍事侯景作亂江南周文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韋乃矯爲周文書以安之並卽降附及見邵陵具申周文意邵陵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後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爲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脩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脩降之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轉汾陰令發

擿姦伏百姓畏而懷之周武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和二年封康城縣男累遷兵部中大夫雖頻改職仍領武藏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贊爲益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事及大軍東討徵爲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陳王純鎮并州以帶韋爲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卒官謚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位宣納上士入隋位司勳侍郎驚弟慶

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群書不爲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徧便誦之無所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守地接都畿人

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僧習謂諸子曰
權貴請託吾竝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
慶乃具書草僧習讀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卽依慶所
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
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以此從彼
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
以苦終喪旣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孝武將西遷慶以散騎侍
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周文共論時事周文卽請奉迎輿駕仍
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
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彊國也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
固鴻基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
入關除相府東閣祭酒大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

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
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
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
橘猶自可移况才子也尋以本官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魏之懿
親其甥孟氏屢爲克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
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
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
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請京師寄人居
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竝失之謂主人所竊
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
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
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乃懷

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爲十二部以慶
爲計部郎中別駕如故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
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
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空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
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
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
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封清
河縣男除尚書左丞攝計部周文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
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文逾怒曰卿若明其
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
者爲不明臣有不爭者爲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
爲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周文默然明日謂慶

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
爲子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辯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
直無所回避周文亦以此深委仗焉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
夫周孝閔帝踐祚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晉公護初執政欲
引爲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
疎忌出爲萬州刺史明帝尋悟留爲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
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爲郎迄爲司會府庫倉儲竝其職也及在宜
州寬爲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案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
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乘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又入爲司會
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
撫養甚篤後衆寶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

手刃衆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同國。明公以孝臨天下，何責於此乎？護逾怒。慶辭色無屈，竟以俱免。卒贈鄜綏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機字匡時，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累遷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宣帝時爲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求出拜華州刺史。及隋文帝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祚，進爵建安郡公，徵爲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數年出爲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子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

此昂機竝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催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守俱稱寬惠。後以徵還卒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

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以父蔭爲太子親衛，後以尚主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見寵遇，歲餘判兵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繁，修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讐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輒調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被疎，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切，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

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
上知之大怒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
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請與同
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

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群書辭采雅贍與弘農楊素
爲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建德初除內史上士歷小宮尹御正
上士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令弘勞之偃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
正逢滋水暴長所齋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流
人見爲尋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
而進詎是陳君命乎偃人慚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以偃人所
進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敏捷見稱於時後卒於御正下大夫贈
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

脩竹夾池永絕染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
痛惜如此有文集行于世

弘弟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位兵部下大夫以行軍長
史從梁睿討王謙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開府封新城縣
男授掌設驃騎歷羅浙魯三州刺史竝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
守郡人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爲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下詔褒
美之徵爲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子燮官至河內郡掾

旦弟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隋文帝作相
引爲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
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歷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
名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達云柳肅在宮犬見疎斥帝
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

曰殿下位當儲貳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勿納之庶人不悞他日謂臻曰汝何泄漏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乃召守禮部侍郎坐事免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幸遼東嘗委於涿郡留守卒官

機從子審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審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遇之于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爲國子生以明經擢策拜宮師中士轉守廟下士武帝有事太廟審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審之雅望善談詭又飲酒至一石不亂由是每陳使至輒令接對遷元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

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審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及突厥啓人可汗求和親復令審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出爲肅息二州刺史俱有惠政煬帝踐祚復拜光祿大業初啓人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審之諭令出塞還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審之詣齊王所西面立弘宣敕謂齊王曰我出蕃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頴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誠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各行如不用此言唯

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敕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友吾幾無今日矣若與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擅寵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蹇之知其非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蹇之竟坐除名及帝幸遼東召檢校燕郡事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涯口子威明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關右似商周之不敵若漢楚之爭雄又連官渡之兵未定鴻溝之約雖弘農■死齊卒先奔而河橋北芒周師撓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齊謂兼并有餘周則自守不足韋孝寬奇材異度緯武經文居要害之地受千城之託東人怙恃其衆悉力來攻將欲醜酒未央飲馬清渭孝寬迺馮茲雉堞抗彼仇讐事甚析骸勢危負尸終能

奮其志勇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催大敵齊人旣焚營宵遁高氏遂憤恚而殂雖卽墨破燕晉陽存趙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城無衆人之師玉壁啓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之得喪寔亦二國之興亡者歟韋夔隱不負人貞不絕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哀樂無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乎不拔實近代之高人也明帝比諸園綺豈徒然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簪纓人物見重京華瑱素望高風亦云美矣柳蚪兄弟雅道是基竝能譽重搢紳豈虛至也慶東帶立朝匪躬是蹈莅官從政清白著美至於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訕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機立身行已本以寬雅流譽至於登朝正色可謂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終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人斯之謂矣雖幹略見稱終乃敗於驕寵惜矣

北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終

己卯六月十一日於宮南風竟

藝文書局藏

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藝文書局藏

達奚武

若干惠

怡峰

劉亮

王德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庫狄昌

梁椿

梁臺

田弘

子仁恭 孫德懋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父長竝爲鎮將武少倜儻好馳射賀拔岳征關右引爲別將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貴收屍歸平涼同翊戴周文帝從平悅封須昌縣伯大統初自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出爲東秦州刺史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周文欲并兵擊泰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周文意同遂禽之周文進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武與其候騎遇卽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周文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

知敵情以告周文遂從破之進爵高陽郡公四年周文援洛陽武爲前鋒與李弼破莫多婁貸文又進至河橋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再遷雍州刺史復從戰芒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軍至陝武禦之乃退七年詔武經略漢川梁梁州刺史宜豐侯蕭脩固守南鄭武圍之脩請服會梁武陵王遣其將楊乾運等救脩脩更不下武擊走乾運修乃降自劔門以北悉平明年振旅還京師朝議欲以武爲柱國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以大將軍出鎮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授柱國大司寇齊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大宗伯進封鄭國公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禦之敦退武築栢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隨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

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遣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芒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恒晝掩一扉或謂曰公位冠群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武之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聖奧岳旣高峻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於是稽首祈請晚不得

還卽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武帝聞之璽書勞武賜綵百匹武性貪吝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勲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薨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桓子震嗣震字猛略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綵一百段後封魏昌縣公明帝初拜司右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初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出自膏腴少習武藝然頗有政術天和三年拜柱國建德初襲爵鄭國公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拜大宗伯震父嘗

爲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爲原州總管隋開皇初薨於家震弟
基大象末爲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被誅

若干惠字惠保代武川人也其先與魏俱起以國爲姓父樹利周
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沒贈冀州刺史惠以別將從賀拔岳以
功封北平縣男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翊
戴周文仍從平悅拜直閣將軍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惠每先
登陷陣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長樂郡公大統四年從魏文帝
東巡洛陽與齊神武戰於河橋力戰破之七年遷領軍及高仲密
舉北豫州來附周文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屯於芒山惠爲右軍
與中軍大破之齊神武兵乃萃右軍軍將趙貴等戰不利會日暮
齊神武進兵攻惠惠擊皆披靡至夜中神武騎復來追惠惠徐下
馬顧命厨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乃建旗鳴

見

角收軍而還神武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農見周文陳
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虧於一簣歔歔不自勝周文壯之遷司空
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及侯景內
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令惠以本官鎮魯陽遇病薨於軍惠於諸將
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周文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
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周文聞之卽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
此及薨爲流涕久之惠喪至又臨撫焉加贈秦州刺史謚曰武烈
子鳳嗣鳳字達摩有識度襲父爵長樂郡公尚周文女位開府儀
同三司大馭中大夫後錄惠佐命功封鳳徐國公拜柱國

怡峰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遼西郡
守魏道武時歸朝拜羽真賜爵長蛇公曾祖文冀州刺史峰少以
驍勇聞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賜爵蒲陰縣男岳被害峰與趙貴

等同謀翊戴周文進爵爲伯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構隙文帝令峰與
與都督趙貴赴洛陽至潼關屬孝武西遷峰卽從周文帝拔迴洛
復潼關後以討曹泥功進爵華陽縣公又從破竇泰於小關復弘
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東魏行臺
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峯復以輕騎五百邀擊大破之自是威
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與東魏戰河橋時峰爲右軍
不利與李遠先還周文遂班師詔原其罪拜夏州刺史大統十五
年東魏圍潁川峰與趙貴赴援至南陽病卒峰沈毅有膽略得士
卒心當時號驍將周文嗟悼者久之贈華州刺史謚曰襄威子昂
嗣位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錄峰功封昂長沙郡公昂弟光少以
峰勲賜爵安平縣侯加開府儀同三司光弟春少知名位吏部下
大夫儀同三司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父特真位領人酋長魏大統中以亮著
勲追贈恒州刺史亮少倜儻有從橫計略姿貌魁傑見者憚之以
都督從賀拔岳西征以功封廣興縣子侯莫陳悅害岳亮與諸將
謀迎周文及平悅後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衆至數
萬周文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輕將二十騎
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卽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
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州門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
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兇懼一時降服及周文置十二軍簡諸
將領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與怡峰俱爲騎將以復潼關功封饒
陽縣伯尋加侍中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竝力戰有功遷開府
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長廣公以母憂去職居喪毀瘠周文嗟其
至性每憂惜之起復本官亮以勇敢見知爲當時名將兼屢陳謀

策多合機宜周文謂曰卿文武兼資卽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
賜姓侯莫陳氏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清靜百姓安之卒於州喪
還京周文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
護喪事追贈太尉謚曰襄後配饗周文廟廷子昶嗣昶尚周文女
西河長公主大象中位柱國秦靈三州總管以亮功封彭國公隋
開皇中坐事死昶弟靜天水郡守靜弟恭開府儀同三司饒陽縣
伯恭弟翰上儀同三司褒中侯

王德字天恩代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以孝悌稱初從
尒朱榮討元顥賜爵同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別封
深澤縣男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議翊戴周文於是除平
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良無以過涇州所部五郡德
常爲最及孝武西遷進封下博縣伯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

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進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遷儀同三
司北雍州刺史後常從周文征伐累有戰功開府侍中進爵河間
郡公先是河渭間種羗屢叛以德有威名拜河州刺史羗率服
後卒於涇州刺史謚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幾年百歲
後德終子慶嗣小名公奴性謹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貧
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
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赫連達字朔周盛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
氏達性剛鯁有胆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賜爵長廣鄉男及岳
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建議迎周文達贊成其議請輕騎告周文
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
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謀遂定令達馳往周文見達慟哭遂以數百

騎南赴平涼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軍爭欲掠之達止之乃撫以恩信人皆悅附周文聞而嘉之加平東將軍周文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日君等性命懸於賊手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同雪讐恥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孝武入關褒叙勳義以達首迎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從儀同李弼破曹泥後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詔復姓赫連以達勳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進爵為公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脩拒守積時後乃送款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也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仁者不為如其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武遂受脩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保定初為大將軍夏州總管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尋進爵樂川郡公柱國薨子遷嗣位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岳西征引為帳內擊万俟醜奴後從周文討平侯莫陳悅大統初累進爵為石城公果性强記兼有權略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周文由是以果為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平竇泰於潼關周文因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真珠金帶一條又從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歷朔安二州刺史從戰芒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將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

落稽胡憚果勁勇趨捷號爲著翅人周文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褒中郡公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爲政寬簡吏人稱之薨子明嗣爲黎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反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爲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父襲名著西州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亂關中襲乃背賊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孝武西遷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雍二州刺史祐性聰敏有行檢襲之背賊東歸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周文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及遷夏州以祐爲都督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計事旣而目祐祐卽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伏誅一坐皆戰慄於

是與諸將盟同心誅悅周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後迎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長鄉縣伯後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又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豈虛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敵乃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已還祐至弘農夜與周文會周文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周文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授京兆郡守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於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鐵所向無敵齊

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避之歷青原二州刺史尋除大都督遭
父憂請終喪紀弗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賜姓大利稽氏
進爵懷寧郡公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周文不豫祐與晉公護蘭
蘭祥等侍疾及周文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周孝閔帝踐祚拜
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
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明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及
卽位禮遇彌隆加拜司馬御膳每有異味輒以賜祐群臣朝宴每
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殊遇常辭疾避
之至於婚姻尤不願結於權要尋以本官權鎮原州頃之授宣州
刺史未之部卒於原州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
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哭後皆如
言及從征伐爲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周文每歎之

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叙性節儉所得祿秩皆散宗族身
死之日家無餘財贈柱國大將軍原州都督謚曰莊子正嗣祐弟
澤頗好學有幹能後爲邛州刺史以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家本豪族魏孝昌中從尒朱榮入洛封房城縣男
後周文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泣二藩有政績進爵永陽郡公周
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寧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爲小司徒卒贈柱
國大將軍都督延州刺史子昂和嗣

辛威隴西人也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岳征伐有功假輔國將
軍都督及周文統岳衆見威奇之引爲帳內封白土縣伯後進爵
爲公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屯氏出爲鄜州刺史威時望旣
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人

和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進爵枹罕郡公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復為太傅薨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有義五世同居時以此稱之子末達嗣位儀同大將軍

庫狄昌字特德神武人也少便弓馬有膂力及長進止閑雅胆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從余朱天光定關中天光敗又從賀拔岳征討及昌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周文從平侯莫陳悅賜爵陰盤縣子後從迎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縣子大統初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方城郡公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卒梁椿字千年代人也初從余朱榮入洛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仍從周文平侯莫陳悅大統中累以戰功封東平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除華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保定元年

拜大將軍卒於位贈都督恒州刺史謚曰烈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貲產時論以此稱焉子明以椿功賜爵豐陽縣公後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朗

梁臺字洛都長池人也少果敢有志操從余朱天光平關隴賜爵隴城鄉男及天光敗於韓陵賀拔岳又引為心膂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翊戴周文從平悅累功授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進爵中部縣公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禦之有數人為敵所執已去臺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被執者遂還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鄆州刺史臺性疎通恕以待物至於莅人尤以惠為心不過識千餘字

口占書啓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野高平人也少慷慨有謀略初陷万俟醜奴命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租順及周文統衆弘求謁見乃論時事卽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老武功封鶉陰縣子周文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累功賜姓紇干氏授原州刺史以弘勲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周文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卽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反羌及鳳州叛氏等並破之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周孝閔踐祚進爵雁門郡公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

遵法式百姓賴安之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後進柱國

大將軍歷位大司空少保襄州總管薨于州子仁恭嗣

仁恭字長貴性寬仁有局度歷位幽州總管隋文帝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甚厚尋奉詔營太廟進爵觀國公拜武衛大將軍轉左武衛大將軍卒官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

次子德懋少以孝友知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帝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存問賜帛及米下詔表其間大業中位尚書駕部郎卒官時有玉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竝位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韶竝位柱國隋文帝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論曰周文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跡平涼撫征關右于時外
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通孽克固鴻基
雖稟算於廟堂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
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策竝兼資勇略
咸會風雲或效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危可謂國
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叶規文后得雋小關周瑜赤壁之謀
賈詡烏巢之策何以能尚一言興邦斯之謂矣惠德本以果毅知
名而能率由孝道雖圖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
矣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
斯豈企及之所致乎抑亦天性而已仁恭出內榮顯豈徒然哉德
懋道協天經亦足嘉矣

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終

西川中鳳崗
氏肅向甫甫

北史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西川中鳳崗
氏肅向甫甫

王傑

王勇

宇文蚪

耿豪

高琳

李和

子徹

伊婁穆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李延孫

韋祐

陳欣

魏玄

泉介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王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父巢魏榆中鎮將傑少有壯志每

以功名自許從孝武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周文奇其才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從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芒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於是賜姓宇文氏進爵爲公累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稍將士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遂拔之謹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張掖郡公爲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勲望俱重故授以本州後與隋公楊忠自漢北伐齊又從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總管頗爲百姓所慕宣帝卽位拜上柱國薨贈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國公謚曰威子孝遷位開府儀同大將軍

王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數從侯莫陳悅賀拔

岳征討功居多拜別將周文爲丞相封包信縣子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衆軍所當必破周文歎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爲公大軍不利唯胡仁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軍還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胡仁等然州頗有優劣文令探籌取之胡仁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蠕蠕破之進爵新陽郡公賜姓庫汗氏又論討蠕蠕功別封永固縣伯時有別封者例聽迴授次子勇特請封兄子與時人義之尋進位大將軍雄性勇猛爲當時驍將矜功伐善好論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勲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慚恚因疽發背卒子昌嗣官至大將軍

宇文蚪字樂仁代武川人也驍悍有膽略少從征討累有戰功封南安侯孝武西遷以獨孤信爲行臺信引蚪爲帳內都督隨信奔梁大統三年歸闕進爵爲公禽竇泰復弘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有功又從獨孤信討梁合定破之累遷南秦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蚪每經行陣必身先士卒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克後除金州刺史大將軍卒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家於武川豪少麤獷有武藝好以氣陵人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岳被害歸周文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從討侯莫陳悅及迎孝武錄前後功封平原子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文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進爵爲公從周文戰芒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斫直刺慎

莫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歿俄然奮刃而
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
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周文
嘉之拜北雍州刺史賜姓和稽氏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周文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
意氣冠羣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竝居豪之右
豪不能平謂周文曰人間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周文曰何以言
之豪曰人言李穆蔡祐是丞相髀髀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在上
故爲勝也豪之麤猛皆此類卒周文痛惜之子雄嗣位至大將軍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也仕於燕又歸魏賜姓羽真氏琳母嘗
袂袂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
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母驚

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從孝武西遷封鉅野
縣子河橋之役琳勇冠諸軍周文謂曰公卽我之韓白也復從戰
芒山除正平郡守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
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後除鄜州刺史加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健爲郡公武成二年
討平文州氏師還帝宴群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
寶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氛帝大悅曰獯獫陸
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天和三年爲江陵副總管時陳
將吳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主蕭巋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
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走歸
表言其狀帝乃優詔追琳入朝親加勞問六年進位柱國薨贈本
官加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襄子儒襲爵位儀同大將軍

李和本名慶和朔方嚴綠人也父僧養以累世雄豪爲夏州酋和少敢勇有識度狀貌魁偉爲州里所推賀拔岳作鎮關中引爲帳內都督後從周文累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州刺史賜姓宇文氏周文嘗謂諸將曰宇文慶和累經委任每稱吾意又賜名意焉改封永封縣公保定二年除司憲中大夫尋改封德廣郡公出爲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爲之簡靜進在國大將軍隋開皇元年遷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以意是周文帝賜名帝朝已革慶和則父之所命義不可違至是遂以和爲名二年薨贈本官加司徒公謚曰肅子徹嗣徹字廣達性剛毅有器幹周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周昌縣男從武帝平齊錄前後功再進爵遷左武衛將軍及

隨晉王廣鎮并州妙選府官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爲元帥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請襲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徹獎成其事請同行遂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稱藩改封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爲揚州總管以徹爲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破之及左僕射高頻得罪以徹數與頻善被疎忌後出怨言上聞召入臥內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鳩卒大業中其妻元氏爲孽子安遠誣以呪詛伏誅

伊婁穆字奴干代人也父靈善騎射爲周文所知嘗謂之曰若伊

尹阿衡於殷致主堯舜卿既姓伊庶卿不替前緒於是賜名尹焉
歷衛將軍隆州刺史盧奴縣公穆弱冠爲周文帳內親信以機辯
見知歷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周文望見悅之字之
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周孝
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建德中卒

達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陽人也父顯相武衛將軍寔少修立有
幹局從魏孝武西遷封臨汾縣伯從周文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
皆力戰有功累遷相府從事中郎寔性嚴重深見器遇六官建行
蕃部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平陽縣公周保
定初卒於刺史謚曰恭子豐嗣

劉雄字猛雀臨洮子城人也少機辯慷慨有大志初爲周文親信
後拜中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氏周孝閔帝踐阼加大都督
天和中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周昌侯歷位納言內
史中大夫侯正式武帝嘗從容謂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
夜遊乃以雄爲河州刺史雄先已爲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
及皇太子西征吐谷渾雄自涼州從滕王道先入功居多加上開
府儀同三司從平并州拜上大將軍進爵趙郡公平鄴城進柱國
宣政元年突厥寇幽州雄戰歿贈亳州總管子昇嗣以雄死王事
授儀同大將軍

侯植字仁幹其先上谷人也高祖恕爲北地太守子孫因家于北
地之三水植少倜儻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絕倫仕魏爲義州刺
史甚有政績從孝武西遷賜姓侯伏氏後從周文破沙苑戰河橋
進大都督涼州刺史文仲和據州作逆植從開府獨孤信討平之
封肥城縣公賜姓賀屯氏後從于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別封一子汧源縣伯周孝閔帝踐祚進爵郡公時帝幼
沖晉公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及護誅趙貴諸宿將等多
不自安植謂從兄龍恩曰主上春秋旣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誅
戮自立威權何止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敗兄安得知
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
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
卿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
遂以憂卒贈大將軍平州刺史謚曰節子定嗣及護伏誅龍恩及
其弟萬壽竝預其禍武帝以植忠於朝廷特免其子孫

李延孫伊川人也父長壽性雄豪少與蠻酋結託侵掠闕南魏孝
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長壽盡其
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爲之稍息永安之後長壽徒侶日

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累遷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
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後爲黃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
景攻之城陷遇害追贈太尉延孫亦雄武有將率才略少從長壽
征討以勇敢聞賀拔勝爲荊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鷓路頗
有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孝武西遷後朝
士流亡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承業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
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卽率衆衛
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
道攻擊延孫大破之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
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旣
蒙重委每以克清伊洛爲已任頻以寡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
爲其長史楊伯關所害贈司空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

三司改封潁川郡公

授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以字行爲州郡著姓父義上洛郡守魏大統中以法保著勲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父沒事母以孝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其女因寓居闕南正光末王公避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遊所德及孝武西遷法保赴行在所封固安縣男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法保曰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遂倍道兼行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周文追法保與延孫還朝賞勞甚厚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嘗與東魏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火

之乃蘇大統九年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附法保率兵赴景欲留之法保疑其貳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中流矢卒於陣謚曰莊子初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閻韓防主

陳欣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孝武西遷後欣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授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累遷宜陽郡守恭帝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周文以欣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位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欣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破之故永業深憚欣等不敢爲寇周孝閔帝踐阼進爵許昌縣公後除熊州刺史卒於州欣與韓雄

里閨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數對勅敵而常保功名雖竝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欣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欣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子萬敵嗣朝廷以欣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魏玄字僧智其先任城人也後徙於新安玄少慷慨有膽略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各懷去就玄每率鄉兵抗拒東魏芒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爲東魏守而玄母及弟竝在宜陽玄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闕南鎮撫周文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周保定元年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閭韓遷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悅之轉和州刺史伏流防王進爵爲公及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衆禦之每戰輒克後以疾卒於位

泉公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自晉東度常貢屬江東曾祖景言魏大延五年率鄉里歸化仍引王師平商洛拜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公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公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公年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公代之宣武詔依皇平等所請世俗事道尤重老子之術公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起復本任後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兵趣青泥圖取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公與刺史董紹掩襲二姓散走寶夤亦退遷浙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永安中大破梁將王玄真於順陽除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人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椿侵擾百姓守宰多被其陵侮

皆畏而不敢言，介收之，將加極法。楊氏慙懼，闔宗請恩。自此豪右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人。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內屬，詔介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介昔莅東雍，爲吏人所懷，乃表介復爲刺史。詔許之。蜀人張國雋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介與戮之，闔境清肅。及齊神武專政，孝武有西顧之心，欲委介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介遣其子元禮禦之。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魏。介知之，殺岳及猛略，傳首詣闕。大統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介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寢食輒減，至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圍逼州城，杜窋爲其鄉導，介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謂敖曹曰：「泉介力」

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禽，敖曹退走，遂執介而東，以窋爲刺史。介臨發，密戒二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幸逢聖會，位亞台司，今爵祿旣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堪立功效，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乃揮涕而訣。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賜爵臨洮縣伯，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介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窋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託，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朝廷嘉之，代襲洛州刺史。從周文戰於沙苑，中流矢卒。子貞嗣。仲遵一名恭，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爲郡主簿，十四爲縣令，及長，有武藝，高敖曹攻洛州，與介力戰拒守，矢盡以捧杖扞之，爲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介之東也，仲

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窟以功封豐陽縣伯東豫州刺史及元禮戰沒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頗得譽大統十三年行荊州刺史事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周文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先取仲禮則桓和不攻而自服也仲遵對曰若棄和深入仲禮未卽就禽則首尾受敵此危道也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乃先登城遂禽和從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復行荊州刺史十三州諸軍事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初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人附朝廷因其所據而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青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青和遂結安康酋

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人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蠻帥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廻授一子尋出爲都督金州刺史卒官贈大將軍三州刺史謚曰莊子肅嗣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爲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父元直仕梁歷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師其父爲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羣下甚得其情後襲爵沌陽侯位都督東梁州刺史侯景篡逆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周文遣達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遷哲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

京師周文責以不早歸國答曰不能效節實以此愧耳周文深嘉之封沔陽縣伯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黃國等連結爲亂周文以遷哲信著山南乃令與開府賀若敦同經略熾等尋竝平蕩仍與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封郭梁巴州刺史牟安人開門請降安人子宗徹等猶據巴城不下遷哲攻尅之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瞻視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自此巴濮之人降款相繼軍還周文賜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卽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時信州爲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五子王等

破之及田弘旋軍周文令遷哲留鎮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陽蠻田烏度田烏唐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周明帝初授都督信州刺史二年進爵西城縣公武成元年朝于京師明帝甚禮之賜甲第及莊田等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明帝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首尾邀之陳人多投水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城登者已百

數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間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江陵總管陸騰復破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於襄州贈金州總管諡曰壯武遷哲累葉雄豪爲鄉里所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閹人守獲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醺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長子敬仁先遷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還統父兵位儀同大將軍遷哲弟顯位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也少雄武爲鄉閭信服爲安康郡守陷梁仕歷潼南梁二州刺史及武陵王蕭紀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乃拜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

爭帝乾運兄子略勸乾運歸附乾運然之會周文令乾運孫法洛至略卽夜送之乾運送款周文密賜乾運鐵券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迥征蜀遂降迥迥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尅之及至京師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尚書右僕射子端嗣略亦以歸附功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封上庸縣伯乾運女壻樂廣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

扶猛字宗略上甲黃土人也其種落號白獸蠻猛仕梁位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魏廢帝元年以衆降周文厚加撫納復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爲羅州以猛爲刺史令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直道白帝所由之路人迹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艱阻遂入白帝城撫慰人夷莫不悅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平之進爵臨江縣公後從田弘破漢

南諸蠻進位大將軍卒

楊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累葉豪族父猛從孝武西遷以功封邵陽伯位征東將軍楊州刺史雄起家奉朝請以軍功封安平縣侯得子孫相襲拜邑陽郡守累遷平州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歷京兆戶部中大夫進位大將軍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總管改封魯陽縣公卒於鎮追封郡公謚曰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任兼出內保全爵祿子長寬嗣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姚氏之亂寓居襄陽仕晉為建威將軍遂為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梁大同中為齊興郡守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時遷興州刺史軍人慕從者至五千餘人固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大統中以地歸魏時周文方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至甚禮遇之就拜使持節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後轉湖州刺史啟求人覲及至進爵靜安郡公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莅官頗有聲績卒於州贈大將軍五州刺史謚曰肅敕襄州賜其墓田子雅嗣雅字彥文性方正少以孝聞位大將軍雅弟英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本方隅豪族父襄任梁為沙州刺史新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周文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策深被納之乃授沙州刺史南安縣公從尉遲迥伐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周文以其方隅首領早立忠節進爵樂安郡公賜以鐵券聽相傳襲并賜路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為刺客所害

論曰王傑王勇宇文蚪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侯植等咸以果毅之姿效節擾攘之際各能屠堅覆銳自致其功高爵厚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備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謹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委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嶠函齊人阻西路之謀周朝緩東貢之慮皆其力也泉命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無失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之徒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知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周文有尚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其優劣固不可同年而語楊雄任兼文武聲著土內抑亦志能之士也舊史有代人宇文盛字保興以武毅顯盛弟丘字胡奴盛子述位柱國竝有傳然事無足可紀盛見子述傳首丘略之云

北史卷六十六

北史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終



